

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差异探析

陈姿霖

东华大学

[摘要] 美学被称为艺术哲学,最初被定义为“对感官的感受”,是与艺术学紧密相依的一个独立学科。本文着眼于审美主体对艺术美学感受的审美观,主要论述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差异及其内在根源,揭示跨文化背景下艺术美学审美的异同,希望为艺术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中西方; 艺术美学; 审美观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1.1531

“美”作为艺术永恒不变的重要标准,在审美主体对艺术评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加登提出“美学”一词后,美学便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研究发展中不断为艺术服务,从不同层面与角度多元化揭示艺术规律,与艺术相互促进发展。美学源自于审美感受、审美观念,审美观作为美的主观判断载体,对于艺术发展与美学发展紧密相关。明确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差异是艺术跨文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对文化艺术,乃至社会文明进步均有积极影响。

一、艺术美学概述

(一) 艺术美学

“美学”一词诞生于1750年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加登《美学(Aesthetica)》一书,明确指出美学学科边界与标准,不仅将艺术美学概念展现至大众眼前,还标志着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赋予了事物的艺术属性,将审美判断作为美学的研究范畴。美学在历史长河中被不同视角赋予了不同含义,19世纪后传统古典艺术将美学释义为“美的学说”;现代哲学又将美学释义为认知感觉的哲学,作用于认识艺术、科学、设计、哲学等多方面。明确了美与丑并不是任何客体的美学价值衡量标准,要从多方面认识客体本质从而衡量其美学价值。

一直以来,美都是艺术的重要属性。艺术的美与美学思想均建立在共同哲学基础上,美学的出现构成了艺术美学这一重要哲学分支,让艺术美学从客观唯心主义角度出发,成为对艺术本质探讨与剖析的审美活动,不仅能单纯的促进审美主体认识美、了解美、判断美,还能帮助审美主体认识审美对象的本质,从而强化思维、锻炼情操,继承美学思想原理,体会深层次价值。

(二) 艺术美学中的审美观

美、崇高、悲剧、喜剧、滑稽、荒诞是艺术美学理论的六个重要审美范畴,构思方案、技术运用、形象塑造是艺术美学的三个内涵。从艺术美学理论的审美范畴来看,艺术审美是将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进行的审美活动,基于艺术美学的广阔审美范畴,艺术美学中的审美观也是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绝不仅停留在单纯的美上,而是在悲剧、喜剧等多种情绪和感情维度上去认识、感受美。从艺术美学内涵来看,艺术家创作及完成作品的过程中,大众审美或需求

者审美是艺术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艺术美学审美观对艺术美学内涵的重要影响。而艺术美学中的审美观是具有无私性的,是一种非主观力量能够影响的观念与意识,主要在日积月累的环境、主流观念等外力作用下产生,且艺术美学审美观因人而异、流转变换,在培养主体人格、道德情操上能够发挥独特作用。

二、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对比

中西方因政治背景、环境因素、历史发展等多方面差异造就了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的差异,同时在跨文化发展、中西融合、交流及全球化发展的推进下,中西方艺术美学中审美观不断碰撞、交集、互相影响,在差异中又形成了部分共同点。

(一) 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一致性

中西方艺术美学中审美观的一致性产生于两个重要阶段,一是人类社会初期,基于初期生产力匮乏、大众生活物质条件需求较低等客观外在因素,对于艺术的追求都是实用性至上,即使艺术家们也明确艺术中美的追求的重要性,但迫于大环境需求,依然在审美与实用之间选择了后者,故当时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暂时丢弃了审美理想,更加趋于功利化,达成了中西艺术美学审美观的一致性;二是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古代艺术通常以其为载体抒发情感,最终在情感中明确伦理是非,其作用是以艺术进行伦理教化,从而形成大众伦理道德观念,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如《乐记·乐本篇》中指出乐和伦理是相通的。反观西方古代道德伦理建设也突出了艺术美学审美中的伦理评判,如柏拉图《理想国》就对神话故事内在伦理道德进行了评判,指出艺术不应宣扬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观念,表明了中西艺术美学审美观中在伦理道德层面的一致性。

(二) 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差异

1. 形神差异

形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以形传神”就是形与神在艺术美学审美观中的重要关系体现。“传神”的原型可追溯到庄子的“得意忘言”,这一概念正式提出于魏晋时期,由此来看形神存在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时间已久。这一观念在历史长河中浸染着传统艺术,在中国传统艺术观中,传神的重要性大于写形,写形的主要目的就是传神。《世说新语·巧艺篇》、《六论法》中均有记载,描绘了当时艺术

创作中以形传神的重要性，突出了以形传神这一形神关系在中国传统艺术美学审美观中的重要地位。相对于中国多年来艺术在形神方面的追求来看，西方艺术中以形写形、形大于神的审美观念更为普遍。模仿一直是西方艺术史的重要发展动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客观的自然有极强的忠实度，故艺术上更偏向于真实模仿自然而创作，而后西方艺术在文艺复兴等影响下，形神关系发生了进一步改变，强调形与神统一性及神似等审美观念被提出，影响着西方艺术的变迁。

2. 时空意识差异

时空意识是指主体对时间、空间的基本观念，时空是艺术活动的外部条件。本文所讨论的重点在于，在时空条件下主体时空意识在艺术美学上形成的审美观差异。从中国古代建筑到中国古代文化结晶，均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更强调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将艺术嵌入在自然中，体现出时间进程中流动性、柔软化塑造的有情怀的美。而西方艺术从柏拉图“美是理式，产生于大小和秩序”到达芬奇对如实创作的追求，都体现出西方对于艺术的逼真性、还原性的要求，相对于中国美的定义而言，西方更偏好空间上立体化展开的静态美。

3. 审美思想差异

审美思想的差异是在形神差异上延伸的中西艺术美学审美观差异，在形神关系认知基础上，中国艺术创造思想中内在表现更能诠释美，西方艺术创造思想中外向再现更能体现美。故主观、表现、抒情便成为中国艺术创作审美思想三要素，主观展现了艺术创作中主观感受的重要性，表现强调了创作的功能并不止于形态美，而是通过创作作品表现更多内涵美。抒情是艺术创作内涵美的体现，赋予了中国审美中以创作寓意的思想；相对于中国审美思想，西方艺术创作审美思想则是客观、再现、实貌，客观是指创作中艺术主观性创作较弱，创作的对象的自然美为先。再现是客观事物美在艺术创作中呈现美的手法，实貌是艺术创作的成果，赋予了西方审美中以创作写真的思想。

三、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差异根源探析

（一）艺术理想不同

中西方古代观念中，对于美并非以美与不美来评判，而是以是否和谐作为美的评判指标，这一指标表面看起来是中西审美观的一致，但因中西在对和谐评判上具有差异性，故是否和谐在深层次上是导致中西艺术美学审美观差异的原因，也可理解为是艺术审美理想的差异导致了中西艺术美学审美观的差异。基于时空差异的论述，中国对艺术的和谐理想主要在于心理上的和谐，追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以此实现对大众理想人格的塑造。而西方对艺术的和谐理想主要在于物理上的和谐，相对于中国的追求更加外放，强调了主体对事物的客观认识，希望通过艺术形式与自然的相似刻

画出自然的美。这一艺术审美追求造就了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差异，也造就了中西艺术本身的差异。

（二）传统认知不同

中西传统文化起源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随着不同历史发展走向，传统的继承与认同也存在着较大区别，影响着中西方对传统的认知。中国人始终受儒家、道家影响，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艺术美学中审美观上受儒家中庸美学、道家无为思想等影响颇深，在前人总结的美学结晶下，秉持着初心追求一切美好的事物，创作更多的优秀艺术。每一个历史时期西方艺术形式都极为丰富，且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非常频繁，其原因在于西方人传统认知中突破大于继承，艺术情感表达中更偏向于通过创新、变革来表达情感和内心声音，也在否定与突破中追求者西方的艺术美。

（三）环境背景不同

中西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等多方面的客观差异存在，是造成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差异的重要根源，例如欧洲文明起源于爱琴海，亦被称为海洋文明，在其地形、交通条件下，造就了欧洲人外放的个性，这一个性在艺术创作中便体现为张扬，他们追求强烈或具有反差的视觉效果，与中国人含蓄的性格与含蓄艺术美的表现手法形成鲜明对比。历史背景方面，欧洲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争夺是持续性的，在不同民族领导变更的背景下，其艺术文化对大众的审美观、思想的掌控也是持续改变的，而中国古代统一相对稳定，大众艺术文化也是在同一个背景下发展而来的，由此形成的艺术美学中审美观自然与西方有着巨大差异。

四、结语

中西艺术文化差异研究对于艺术文化发展有较高价值，本文对术中西方美学中审美观差异探析，明确了中西方美学中审美观既有历史发展共性，又有民族独特特点。综本文所述，形神差异、时空意识差异、审美思想差异是中西艺术美学中审美观的重要差异，不同的艺术理想、传统认知、环境背景是差异存在的主要根源。

参考文献

- [1]徐智本.中西艺术审美比较[J].当代体育科技,2015,31(S1):86-88.
- [2]周玲玲.论中西艺术审美方式的异同——兼论中西文化的发展[J].美与时代(下),2011(12):42-43.
- [3]苏和平.中西艺术审美比较刍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06):136-139
- [4]黄淑卿,洪嘉琳.艺术美学中关于中西美学的浅析[J].明日风尚,2017(13):3.
- [5]李一帅.构建跨文化艺术美学的难点思辨[J].美育学刊,2020,11(02):92-101.
- [6]张法.中西美学原理体系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04):37-42.